

書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五

總論在前

○行業儒臣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孝文十六年爲御史大夫張蒼免嘉爲丞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又時燕飲通家嘉入朝見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名通通恐入言上

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妙絕千古）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妙絕千古）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妙圖）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因血毆而死（景帝時用不著矣）

〇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治齊詩事同縣后倉

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
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
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
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
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
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
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
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
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

雖腐然今亦罕矣

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肎錄錄反抱關爲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宣帝自在民閒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拜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望之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

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于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復得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

聖天子

澂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比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

看不好食也

腐儒日昔若此如

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所謂似是之言亂君子）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不能無惑）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於是天子復下其議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

但令富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之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必大困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未可與權也望之彊復對不便乃

此人負罪得

止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三年代
丙吉爲御史大夫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
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
之又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
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繇是不說左
遷望之爲太子太傅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
太子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
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

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初宣帝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

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亂道胡說）

與高恭顯忤。恭顯卽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恨不得[illegible]；說的是）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

不道，請謁者名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名致（眞好笑）

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名堪、更生，曰繫獄。上大

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

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利口[illegible]）

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收望（如弄猿猴矣）

之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

月地震星變上感悟復制詔御史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方欲以爲相而望之子散騎中郎伋又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

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
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
付謁者勑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
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
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
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
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
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
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

昏痛情狀如見

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
名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有詔
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
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
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後名茂
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
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
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
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

何羽作醜

顯等先奮下此一着矣

〇孔霸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

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執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

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
高第為尚書令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
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
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數年遷諸
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
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
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强
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輙削草稾以為章主之
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

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

光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

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爲長妻已
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
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
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
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乃始等或更嫁
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
光議是後丞相方進薨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
暴崩卽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
初卽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

臺至治焉襃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

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遷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毋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

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
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
月遂策免光退閒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
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爲丞相數月薨
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閲三相議者皆
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光爲大夫月餘丞相
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
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

徙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眥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爲御史大夫

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

〇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

功在於得人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
持節赦其辠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景帝擢韓安
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會
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
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
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
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
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
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

天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肎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曰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前蘇令發

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名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

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而心憚嘉乃先使
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
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
暴賢等本奏語言上感而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
以切責公卿後因日食舉直言嘉復奏事於是上大
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
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
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高安
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

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今陛下寢疾久
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
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
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唯陛下省察初廷
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
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
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
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
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

坐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而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嘉免冠謝罪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

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
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
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
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
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
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
示重愼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
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
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

嘉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
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
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
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
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
不食歐血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
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
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孔光代爲丞相徵用何武爲
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

畢竟忠臣得便宜也

有侯追謚嘉爲忠侯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後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皆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用爲

第五倫每見詔書輒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建武
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
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倫因此得酧對
帝大悅明日復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
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
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
太守顯宗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號呼相
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
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

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數歲拜爲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吏多至九卿二千石者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已而 諸馬得罪歸

國而竇氏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景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今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永保福祿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時人以比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文采亦以此見輕云或問倫曰公有私乎

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安豈可謂無私乎卒年八十餘

○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赤眉入長安遣使逼弘弘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于是召譚拜議郎

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安與任隗奏不宜更立阿佟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惟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而定北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至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且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

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後數月而竇氏敗也 詔親萬機追思前議乃除安子賞爲郎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

問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
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黄瓊　恩蔭

黄瓊安陸人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於是公車徵瓊至綸氏瓊復稱疾有司劾不敬瓊乃不得已應詔而至李固素慕瓊以書逆遺之曰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也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

用諸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因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以爲不可朝廷從之冀以爲恨遂免。會地動乃策免瓊延熹二年梁冀誅太尉胡廣等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甚、是、尋以五侯擅權傾動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

起四年以寇賊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不止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其年卒年七十九

○楊震○附蔡謨高頻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

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
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
徵寶遁逃不知去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
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大常桓郁諸
儒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于湖不荅州郡
禮命衆人爲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鱣
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象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大將軍
鄧騭聞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

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令其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陵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有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極言伯榮又與故朝伯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因以爲妻得襲護爵

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于震震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諫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益無顧忌遂詐作詔書

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諫震前後所上轉切至帝不能平而樊豐等又側目憤怨但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疏入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之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

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觀太學夜遣使者策收
震太尉印綬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
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
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
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
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单被
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鴆而卒時年七
十餘歲餘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
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

爲郎（便○字）賻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
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
霑地葬畢乃飛去時人爲立石鳥象于墓所震五子
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
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
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從
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黄門侍
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
帝乃東中子秉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

陽君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出爲右扶風梁冀誅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

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
郎秉上言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
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
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謂宜割不忍之
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
參為益州刺史貪臧暴虐秉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
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
侍具瑗宜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
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

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
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
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
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秉性不飲酒早喪妻遂
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薨年七十四賜塋陪陵秉子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
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靈帝當受學
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
舉賜乃侍講華光殿為少府光祿勳熹平二年拜司

空五年拜司徒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以書對書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得免咎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

言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張角等執左道以誑[illegible]
姓天下繈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
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
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
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則不勞而定矣賜遂上
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
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
侯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
惟殷於民皐陶不得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

就第二年復爲司空薨賜子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黄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爲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

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動必有糜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乎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及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國以圖之耳卓意小解爽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

巽奏免彪等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

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今天下纓緌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内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說得可憐）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

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于是廻師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逆為答記敕守舍兒若令出依次而通既而果然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于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遂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

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焉六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

蔡謨陳留人拜太傅太尉司空時征西將軍庾亮欲移鎮石城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

身圮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時朝議皆同故亮不果移鎮太尉郄鑒卒拜謨都督徐兗青三州并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朝廷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曰胡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皆非時賢所及遷侍中司徒上疏固讓皇太后詔報不許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

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敦謨謨陳疾篤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時帝年八歲臨軒倦甚問左右曰所召何以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簡文時爲會稽王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復不知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謨悖慢傲上請送廷尉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乃詔免爲庶人謨被廢卒年七十六謨篤慎每事爲防時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高頻渤海蓨人少明敏有器局善詞令隋文帝得政素知頻强明久習兵多謀計引爲府司錄伐遲迥兵犯境諸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頻自請行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栰頻預爲土狗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賊軍還進位柱國及文帝簒周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頻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樹不依行列有司後請伐樹帝不許曰留之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嘗問頻取陳之策頻曰江南土熱水田早熟若量彼收穫之期微徵士馬聲言南襲賊必屯兵禦守

彼聚我散，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
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
窖，倘密遣行人，時時因風縱火，不出數年，財力盡矣，
帝用其策，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頻爲元帥長史，
陳平，晉王欲納陳王寵姬張麗華，頻曰，武王滅殷，戮
妲己，王不宜取麗華，（道學可厭）遂命斬之，（詞本）王不悅，及軍還，以功
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時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術
者劉暉私謂頻曰，天文不利宰相，後熒惑犯塞，以頻
爲元帥，將兵擊破突厥，有功，頻又出白道，進圖入磧，

遣使復來請兵於是近侍諸臣咸共譖言高熲欲反
矣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
事云于熲處得之帝聞大驚乃免熲以公就第頃之
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昔司馬仲達
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帝遂大怒
囚熲于内史省憲司復奏熲他事請斬熲文帝不聽
但除熲名初熲爲僕射其母誡曰汝富貴已極但有
斫頭耳至是除名熲自謂可免禍矣不知張麗華之
怨方新煬帝即位起長城行淫亂熲乃以爲病不亟

遇乎。煬帝謂熲訕謗。遂殺熲宏也。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五

蒙書儒臣傳卷二十六

○行業儒臣

○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也太宗登極召珪爲諫議大夫遷侍中時太常少卿祖孝孫教樂律宮中以宮使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且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朕腹心之臣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

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前聖而責珪等公等幸勿懲是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因謂之曰卿標鑒通悟試爲朕言玄齡等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

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己任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確論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也卒年六十九珪少孤貧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人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見之大驚謂珪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後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鬩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徵諫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皆不自安、徵請自帝曰、不示至公、人便思亂、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等、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吾

聖主

有識

[illegible]雖往人必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
是徵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
世遇展盡底蘊無所欺隱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
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
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今臣舍其至
公反事形迹乎帝瞿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
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
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
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

曰今承大亂之後雖欲治之實難爲力徵對曰亂之易治譬猶饑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

乎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一日帝對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之誡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七年爲侍中拜特進知門

快活殺

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故天命陛下代之柰何令人悔不爲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許以衡山公主配其子叔玉既薨帝臨哭之慟陪葬

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今魏徵逝亡一鑑矣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其敬憚之如此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於朝曰此二人其才可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衆遂指爲阿黨又有言徵嘗錄前後諫疏以示褚遂良者帝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及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朕有

此行邪卽名賜勞其妻子以少牢詞徵墓復立碑恩禮加焉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今在朝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其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沒自不爲貧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傍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

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言玄齡王珪俱
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多中間或有
一二不當者秪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也若即
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則
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
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
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
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
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

臣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徵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嶺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言盎反朕征之惟魏徵以爲千斤之

弩不爲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怛之以德彼必不召自來今嶺表[illegible]事邊隅晏然徵不一以不賞賜絹百匹李生曰此人用得雖謂之經世名臣亦可列在行業儒臣稍抑損之矣十漸十思奏也

○宋璟 附魏元忠 韓休

璟邢州人舉進士中第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武后高其才會有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其事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矣璟曰謀

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許之收易之等詣
獄俄詔原之而勑二張詣璟謝一日晏朝堂二張列
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虛位揖曰公方今第
一人請坐上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續有
詔按獄楊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
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
時璟爲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
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故事易之初冀璟
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

殺璟有告璟者璟乘廐直舍他所以故刺不得發聞元初進御史大夫遷吏部兼侍中玄宗幸東都次崤谷以馳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等官璟曰陛下始巡幸即以道不治罪二臣竊此相飭後必有受其敝者乃免黜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帝善之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

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至許
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
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
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
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
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
鄭勉並有才略文詞璟以二人多異端好是非改變
千古至論
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弃捐則才用可惜請除
渝峽二州刺史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毛仲嫁

女上問所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

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明日上謂宰相朕奴

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詣其第既日中衆客

俱至未敢舉箸久之璟乃至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

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

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

者選多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

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傑之

士無不怨歎璟爭之不能得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

賜全祿退居洛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後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姚宋相繼爲相二人志操雖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寛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魏元忠宋州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儀鳳中吐蕃數盍邊元忠上言命將用兵之要授秘書省正字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武后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爲賊所敗孝逸懼按兵

未敢前時敬業保下阿谿其弟敬猷屯于淮陰[illegible]
先擊下阿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舉
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
搖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舍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
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大敗敬猷進擊敬業
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
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搆將就
刑神色不動死者宗室子二十餘人相枕藉於前元
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有敕免死傳聲及于市

諸囚歎曰元忠獨堅坐曰未知實否既而敕使至宣
詔流費州役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
酷吏誅乃詔復舊官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
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會太后
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
忠與高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
后怒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昌
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名問之太后名說說將入鳳

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
正以求苟免若獲罪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
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
幾曰無汚靑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
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
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
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
反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非欲

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曰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幷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會朱敬則抗疏理之蘇安恒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

於公朝畏廷易之等矣后乃貶元忠爲高要尉[illegible]張說于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時易之昌宗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多事了）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王晙復爲奏請申理宋璟曰魏公幸已得全（好人）子今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太僕崔貞愼等八人同日出餞元忠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稱貞愼等與元忠謀反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懷

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審安用告者懷素遂據實聞奏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以禮相送者乎太后意乃解貞慎等由是獲免中宗復位召元忠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又為尚書右僕射時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王同皎謀誅三思

不克反被族李生曰元忠至是益傷於虎[illegible]後
論救之矣以救之無益而反與同禍也時[illegible]有[illegible]方
子衣楚客以書規元忠元忠得書大慙謀欲誅三思
而未有會會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引兵走闕下被
殺元忠遂坐貶渠州司馬行至涪陵卒年七十餘
韓休長安人裴光庭卒帝勅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
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時萬年尉李美玉
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
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

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不容而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及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楊綰　附韋貫之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性沈靜每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

明經加帖括從此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偉之俄遷吏部品裁清允拜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初元載秉政以仕

進者多樂京師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縉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俸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始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以故威權外移縉言若刺史不稱職但使本道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有故闕聽上佐代領使司無得署攝及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稍盡復太平舊制而縉痼疾作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暑治每對延英許挾扶於時

釐補穿敝惟綰是恃而綰不幸殁矣帝聞之驚悼謂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邪何奪綰之速也綰性儉約造之者清談終晷欲干以私聞其言自止始命下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為當時第一即令撤去京兆尹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後只留十餘騎自隨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散音樂五之四世以比東京楊震亶其然矣

韋貫之杜陵人永貞時為監察御史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改換左拾遺復奏

拾遺補闕同爲諫官若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請若
子而議父也後貫之爲禮部侍郎從容爲帝言曰禮
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所除安得重曰
然爲陛下擇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
丞俄同平章事帝之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
力淮西且言陛下不知建中事乎始于蔡急而魏應
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
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故也初討蔡以宣武韓
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進貫

之謂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後四年李愬雪夜入蔡州乃克蔡皆如買之策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十八第進士德宗立召爲翰林學士從狩奉天遠近詔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藁付贄贄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

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肎懷惟陛下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故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李抱眞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累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冀懷光革心遣陸贄詰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保聚宮苑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

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若不別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矣上從之晟遂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奏言李晟見機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今因李晟願行可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犄角上曰卿所

將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二人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耳時李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未幾懷光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遂徙避梁駱谷道臨供儲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得至是乎道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贄曰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 官以叙才能以位勳德

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廕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勲散爵號同彼獻瓜一品果一盛則授之則忘軀命者得無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邪若草木然人何勸哉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贄復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

怯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疾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懷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矣不容尚猶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

權待以殊常之賞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决策於九
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
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
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
命者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節之罪乎時劉從一姜
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由下位建台
宰而贄孤立爲左右權倖沮短陰失帝意還京但爲
中書舍人俄以母喪解官客東都服除復召爲學士入
謝伏地鯁泣帝爲改容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又忌

之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以
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
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
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陛下擇
輔相多出其中令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
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武后
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課
（講道學者不知）
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頼多士之用
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僚及宰相

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格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初竇參惡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鎭上大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邑叛臣得以爲辭竇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及班宏判度支卒用裴延齡代之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復上書諫帝不懌贄遂以太子賓客罷延齡揣帝意

[illegible]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
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謚曰
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特承德宗異顧歌詩
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
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爲內相天子常以輩行呼
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贄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故
帝親解衣賜之及走山南道險澁從官相失夜名贄
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與千金及輔政所言剴
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

他邮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秪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李生曰。到此又太謹慎矣。胡不遑他邮乎。

○裴垍

裴垍。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晚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惜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

人焉吉甫罷垍乃當國請總不執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閱說帝憚垍誠使勿言嶺南節度楊于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于陵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方憂削叛族意必取之吐突承璀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爭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垍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

史惡稔可圖狀具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
乃爲帝陳從史暴戾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
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免興師之勞帝許之俄而承璀
縛從史以獻因班師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
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
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
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具奏禁之一
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
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

少息矣垍器局俊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請不敢
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奬勵使
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
垍垍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若前日進
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垍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
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呂易簡御史中丞年少柄
用百度修舉號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
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
尚書垍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

約束吉甫復用銜之乃徙垍太子賓客會卒不加贈

○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從之後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實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也必左右憸人欲以此熒誤上心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

徑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懼而削其半故上達者不能百一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獎納尚恐不至又欲遣訶之臣恐直士之杜口也王士貞死上欲自朝廷除人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上以問絳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上曰今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不可之有絳對曰德棣之隸成

德爲日巳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憂疑怨望得以爲
辭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意諭承宗
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上曰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
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例付授其子對曰羣臣見
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爭獻策畫勸開河
北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
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
錡獨生狂謀徒欲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自渙然離
矣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成德則不然內則膠

國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將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未得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

興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
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
宜必獲申蔡之利旣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
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承宗
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欵九月裴武復命
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
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
相州節度嵩之子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使謂
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授節鉞承宗遽遣數百

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李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羈縻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隣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寘

之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矣絳以固爭吐突承催不宜統師又以無功不宜受崇秩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恐取內署所上疏藁焚之帝果怒絳諫曰陛下憐臣愚慮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除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帝遂欲

親絳而承璀寵方盛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
軍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七年春以京兆尹元義方
為鹿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承璀李吉甫因擢為京
兆尹絳惡其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
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鹿坊專作威福明日
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
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
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
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

季安死子懷諫弱李吉甫請興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鎭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

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翻覆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

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矣上竟遣中使如魏博宣慰

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日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乃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剖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

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即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十年絳出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

時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爲讒邪所中文宗立召爲太常卿累封趙郡公四年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

〇李昉

李昉深州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玶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幷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太宗語侍臣曰朕

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對獨昉無他語惟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遽與曰朕不及朕不及昉與李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昉爲相有求差遣者見其人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故峻絕之使歸恩于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昉常薦王旦及病召旦勉之既退謂其子弟曰此後日太平

宰相也

○錢若水

錢若水河南新安人少時見陳希夷希夷謂有仙風意未決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久之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舉進士為同州推官嘗民有女奴逃亾奴父母訟之州州命錄事推鞫錄事嘗貧富民錢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殺女奴棄尸水中不得富民不勝榜楚遂自誣服具上州審覆無異若水

獨疑不敢決錄事詰若水詬曰若受富民金欲出其
死邪若水謝曰今者數人當死豈得不留心留旬日
知州屢趣亦竟未決于時上下皆怪若水終不恤也
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已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
曰安在若水密送女奴與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
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曰識即從簾中推出父母見
女泣曰是也富民大號曰微使君其滅族矣知州曰
此錢推官之賜也即欲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
求獄事正人不冤耳以爲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冤

學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久試翰林擢秘書丞直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斷隆與許持運使盧之翰有隙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等三人首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一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

使朕所以擢用爲爾賢爾若水對曰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誅三轉運雖有罪天下何由知鞫驗明白然後加誅未晚也獻可替否然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攸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先令責狀旣而虜入塞事悉虛繼隆坐罷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呂蒙正以布衣擢用爲相今退在班列想其寂寞眼穿當望復相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竊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重亦不寂寞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至多僕若[illegible]

者苟且官祿乃謂不能自重爾上默然[illegible]

章乞解機務不許若水請益堅乃以本官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從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曰臣見周世宗初即位劉崇結敵入寇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校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大東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遁去自是兵威大振以至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今陛下神武豈讓世宗若將來安邊之術我大祖時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眞定

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苟有邊功厚加賞賚而位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已大發丁夫將興役矣有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若水還言事上嘉納遂罷役上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止疑其筭亂驟陞

累至大用恐愈迫之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illegible]數斗自是體貌瘵羸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illegible]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

○杜衍

杜衍山陰人擢進士甲科字世昌謚正獻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之於朝仁宗時拜樞密使務遏僥倖每

使是胡說與作

州將心事不同矣

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擊夏衍爭以爲不可及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鴈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嘗父事衍至是宣撫河東請以兵從衍曰二國方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與仲淹爭議帝前仲淹語詆衍衍愈降契丹亦卒不來後契丹壻劉三嘏來歸輔臣議欲留之以詰

與○契○丹○不○和○去●一○見

契丹陰事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信義若違誓約
叛亡則不直在我矣乃還三遷拜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故爲相纔百二十日
而罷出知兖州慶曆七年致仕寓南都第室𥚃陋享
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歎者衍即命取白金燕器陳
於前每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皁綈袍革帶而已或
勸服居士服衍荅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嘗
語人曰浙人柔懦少立某自幕府以至監司人尚不
信其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乃曰杜衍非兩

浙生耶何以 如是門人爲令將行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不足施然切當韜晦曰公平生以直亮取重于世而以此誨某何也衍曰衍歷仕年久人主所知今子始爲令夫良二千石甚不易得若不相知何以行志張方平奉佛甚謹衍每對客嘲之一日病召醫醫讀楞嚴未終卷不即往衍怒之曰楞嚴何好而卿嗜之醫出袖中衍覽不覺盡十卷乃絕歎以爲奇因謁方平恨其已晚方平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矣卒年八十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

詔使之審處徑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於西北為兩得矣辟用其謀拜御史中丞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且將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成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平建言國家都陳留當

恆與同大謬矣

所謂得一可良

四邊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立
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天聖已前歲調民
浚之其後淺淀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是
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
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
說行之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
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
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
倘罪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

知南京英宗立遷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會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知陳州召爲宣徽北院使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

與能道當時事

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

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
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
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盟
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埸之臣乃
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
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
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
可謂舊德矣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閱方
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方平獨曰陛

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方平對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除中太一宮使進南院判應天府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幷及宋閼伯微子廟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

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富弼自毫移汝見方平曰人固難知意指安石也方平曰某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院自是未嘗與語也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

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聰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李生曰此說得好然須參考之陳同甫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陜西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上疏論修心治國之要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

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言先生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

目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
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
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
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
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
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
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坐倉糴米如何光曰不
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可以其錢

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帝是光欲用之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二人之身前是後非試

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甆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安石善之乃欲用爲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

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光熙豐舊臣多憸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將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得疾時青

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糶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

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瞿然光自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

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密副使琦在魏聞之遣人賀書與文彥博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辭光聞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初富弼問法於顒華嚴華嚴得之圓照大本本住蘇州瑞光寺弼遣使作頌寄之執弟子禮光與范鎮俱不然既久亦入其說而光尤信之深後以書戒弼曰戢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

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

光堯年六十八

李生曰善哉畢仲游之納忠於司馬也唐肅宗之語房琯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遂不能對嗚呼光謂安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以此謂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夫武帝豈易欺者哉且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夫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耶今夫山海之藏

麗水之金崑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産於[illegible]
者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橐不知凡幾也所[illegible]
乎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且大學之
教明言生財有大道矣又言生之衆而爲之疾不專
以節用言也若專以節用言則必衣皁綈之衣惜露
臺之費而後可以有天下而爲天子也夫漢文之恭
儉固有道之令主然古今有天下者亦何必皆如漢
文而後可若必皆孝文而後可則是富有天下者反
不如千金之匹夫矣人亦何憚而不爲匹夫何羨而

必爲天子也邪固宜其不足以動安石之一頷而遏神宗大有爲之願也明道所謂當兩分其過者誠然哉

〇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神宗時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

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

正紀綱、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

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

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昔人之所謂賢者、今皆以爲

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

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出知潁州、哲宗即位、拜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

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

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

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薨獨當國先時制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以故科舉益敝公著乃令禁主司出題不得用老莊經義參用古今諸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

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薨年七十二謚正獻公著卒章惇國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晉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又不荅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荅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外呂氏號爲家賊者也

○呂大防

呂大防京兆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大防行

近境得二泉欲導之入縣而地勢高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月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英宗即位遷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出知休寧縣哲宗即位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待遇之禮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絶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恐有後悔大防言夏人無能爲今使者到闕乞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之故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昔太祖用姚

門共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寇以一州之於
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
在於得人而已元祐三年呂公著告老超拜大防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請敕講
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又摭乾興以來四
十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大
防朴厚惷直不植黨與范純仁並位凡八年宣仁后
崩爲山陵使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
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

司南京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時章惇復相矣大防有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可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章惇必欲殺我吾不復南矣居此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死○年七十一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鍾自少持重遇市不左右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

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
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
氏。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
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
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人、薛奎守蜀、見而愛之、館於府舍、
及還朝、載以俱、或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
以文學名世、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

過三人則首禮部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得寘上列吳育歐陽修皆然鎮獨不調新安主簿爲東監直講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超授直秘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斂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汙人以帷簿不明衷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孜則闊略不言

宰相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趙抃欲逐之鎮言
陰陽不和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指大臣
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
以明等級辨堂陛也識者韙之時帝未有繼嗣嘉祐
初帝暴得疾鎮拜疏請援近屬之尤賢者置之左右
以繫億兆人心不報復累上章亦不報執政諭之曰
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乎鎮凡見上面陳若三鎮泣
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章
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

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英宗立遷翰林學士明年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時韓琦極論新法之害李常亦乞罷青苗錢有詔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

初及鎮舉蘇軾爲諫官而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又以文仲前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於是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疏五上不報又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

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久之從居許哲宗立用韓維薦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從孫祖禹勸止之鎮遂固辭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累封蜀郡

公鎮於樂尤淫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説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鎮年八十一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鎮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晩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范祖禹

祖禹字淳甫生時母夢一偉人被金甲而入曰吾漢將軍鄧禹也旣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鎭撫育之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賑之諫官謂訴災不實乞加考驗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無復敢言者矣時禁中覓乳媪祖禹

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上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宣仁后面諭祖禹曰外間虛傳不可信也祖禹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中外洶洶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先后有大功於社稷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恐羣小怨恨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

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退之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祖禹又言先后以大公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乃至遼主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章惇累上不報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俞充种

許興西事兵民必傷皆不下二十萬以至吳居厚行
鹽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
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蜀劉定
教保甲於河北民心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
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斥逐之人
窺伺事變妄意修改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希圖復
用矣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
可用不從遂請外知陝州言者論其修實錄詆誣又
擯其諫禁中乳媼事連貶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

又竄化州卒年五十八（祖禹在邇英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乃退蘇軾稱為講官第一進唐鑑十二卷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云）